

冬天里裹着宽大的外衣,这身子骨仿佛不肥不瘦,不扁不圆,恰恰当刚刚好。到了初夏之际,一条丝薄的裙子立即暴露了所有缺陷,这宽厚的肩、滚圆的肚、粗壮的腰、肥硕的臀,仿佛一切部件都是我的,又不是我的。

好在身子虽丰满圆润,却神奇地长了张戏曲中丫鬟一样儿的脸,修长、瘦削、大眼睛,双眼皮,肉白会不显山露水。人若与我初次相识,只瞄了脸面,一准儿会说:“你太瘦了。”心下便生出几分得意来,感叹造物主的神奇造化,给了我一个心里安慰的由头。想起我的闺蜜莲子,也是这般会长,脸蛋儿白里带粉,艳丽妖娆,脖子以下却是出奇的黑,麦肤色,深沉而凝重。这种秘而不宣的优势或缺陷,只有身边最为亲近的人知道。好比一个貌似高大帅气的

人,远看,敬仰;走近,会伤了心。

我曾经骨瘦如柴,皮包了骨头,形似牙签。去商场买衣服可以专挑了模特身上的试。试,必腰身分明,合身合体。服务员的溢美之词,无论顺着说,还是倒着说,都是中听的。终于,衣服物件不忍取舍,竟将钱包一股脑掏空。

可是,事情总有两面

最近喜欢上了逛集市,相比于陌上花开的清逸,集市或者是菜市场更具另一种活色生香。有人说菜市场是最繁忙最具烟火气的一个地方,你要是哪天郁闷了,找人多的菜市场逛上一逛,顿时会觉出生命的热烈与可喜。

我家后面本是一条清静的巷子,平时门可罗雀,人们都上班去了,只有二三闲人。到了周末节假日便开始热闹起来,卖瓜果蔬菜的都聚集在巷子口,俨然成为一个小型的农贸市场。冬天的傍晚会有卖烤红薯的,还有卖糖炒栗子的,支一口大锅,那温暖馥郁的香气会飘满整条巷子。春天的时候,会有人拉着板车出来卖花,有新开的栀子花,水灵灵的,绿叶白花,还顶着露水,还有月季花,粉色,红色,婷婷婀娜。走过的人人们很不动心,或是看一看,或者是买上一盆放在家里也增添不少生趣。

最热闹的还要属夏天,鲜美多汁的水蜜桃,黄澄澄的大甜杏,还有水灵灵的大樱桃,还有咸鸭蛋,新摘下来的苞米棒子,新鲜的蔬菜,都聚集在巷子口那棵张着巨伞的苦楝树下,天热,人们摇着蒲扇,坐在树荫下。

物质上的充足会让人产生一种幸福感,满足感,进而心生愉悦,夏天被称为繁夏,不但草木葱茏,而且一应的瓜果蔬菜都下来了,是四季中最为丰盛的时期。

最多的还是卖西瓜的,翠衣红瓢,看着就清甜解渴。有一天经过一辆瓜车,走过去了忽然闻得一声蛐蛐叫,极清亮。卖瓜的坐在树下,似乎不为卖瓜,只为怡然自得。我想起东坡的那句“牛衣古柳卖黄瓜”,大概就是这种场景。

这天又碰到一辆瓜车,显得与众不同,一车的脆皮西瓜,机动车的车杠上挂着十几二十只蛐蛐笼子,一时间众蛐齐鸣,声声悦耳,原来是既卖西瓜又卖蛐蛐。人们不免驻足一回听上一回,有带小儿的被央告不过少不得也要买上一只。凑近了看,健壮油亮的蛐蛐被装在一只只笼子里,背部一颤一颤的,你能清晰地看到它们在鼓瑟而歌,身后的合欢花开得如云霞一般。

有多少年没听到过蛐蛐叫了,小时候,割完麦子的田野上,有油亮的肥滚滚的蛐蛐,也有碧绿的长腿的蚂蚱,捉一只回来,我外公会用刚剃下来的高粱秆裁成一小段一小段,用它来扎成一个四方形的笼子,里面养一只肥硕的蛐蛐。挂在床边,带有一种高粱秆儿特有的清香,来自一望无际的田野的气息。晚上听着它的叫声入眠,夏夜也似还清丽了许多,也不再溽热。还有一种更为精致小巧的,就是用竹篾子编织成一只圆形的笼子,四面留有孔,玲珑剔透,简直就是件艺术品,你可以随身携带,或者是袖在手里,或者是装在兜里,走到哪里都是一路欢唱。不过现在这种笼子很少见到了,现在这种都是塑料的,不是原生态,少了很多生趣,我无限想念小时候自己的那只蛐蛐笼子了。

又闻蛐蛐声

玉玲瓏



胖女人一个

郭湘

角落里,楚楚可怜地发呆。

无奈中,一趟一趟往北京的大医院跑。病终无大碍,无非是虚弱、风寒之症。一次次的折腾,让我备受煎熬,似天塌地陷。纸片人的生活让我无法正常生活和学习,只有期待时来运转,病魔快快走开。然我不壮,它不走。

我便由极度的郁闷转为乐观,和魔相处,相合,相斗,较了劲儿掰手腕。日里,炖炸烧烤各种肉:猪肉、羊肉、牛肉,肉肉无数,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嘛。我得更得把胃撑大了,撑大了才能装下这无数的人间苦药、良粥、干般好的各色肉。

说也神奇,这不被医生首肯的粗蛮、野路的法

子,果真养肥了腰身,驱走了病魔。我甚至听到了我的骨头和肉噌噌生长的声音,看到了头发由黄变黑,由疏变密,仍不停息,又长出一根一根。

当我真正成为一胖女人的时候,因工作变动去了乡下。那里的天很蓝,风很轻,花儿开得柔美,鸟儿叫得婉转,可河谷空旷,田畴贫瘠,事无巨细,我和我的队友们夙夜为公,勤勉默契,每日里修桥铺路、筑屋建房、农耕机种、抢险救灾,凡是种种,不舍昼夜。记得我的队友春子,不食荤,喜素、喜面,身子板儿远瞅,高挑,笔挺,受看得了得,可每遇加班加点,不准点吃饭,必大汗淋漓,脸色蜡黄,只差晕倒。于是我想,还是感恩我壮实了,不是这强悍的腰板,怎么能熬过这“千条线穿过一根针”的日子呢?在乡下干活,如我这样的胖者,心神安顿,不遭冷落和嫌弃,偶尔做些感慨:“胖如我者,也是蛮好的!”别人累趴下了,我还站着。

事实上,我并不是不追求美的人,等辗转调回城市,看见满大街抚风摆柳,腰肢纤细的女子,洋派时尚,婀娜妩媚,又觉得胖并不合时宜,似大煞了这般风景。再去得商场,几经折腾,衣服试穿了一个遍,终两手空空,往往是中意的穿不进去,能穿进去的不遂了人意。服务员也赞扬,多半是陈词滥调,说于大众听的客套话,眼神儿却默默透出厌烦来,我准备着说这衣服适合我吗?对方却扭头离开了。

《邶风·简兮》赞美一个漂亮的舞星:“硕人俟俟,公庭万舞”,硕是丰硕,俟是个儿高,可见高而胖是传统美的审视标准,可如今硕而俟之美人却遇不到硕而俟的待遇。一日去武夷山看油菜花,但见花开正酣,蝶舞童追,自是一幅“沃田桑景晚,平野菜花春”的人间美景。朋友负责照相,突然说:“花事这般好,只是姐胖到无形了。”心下懊恼,却立即拍拍肚子回应:“我是胖女人一个。”我想大凡自身的缺



上个月,我去美食达人陈卫平先生家,他书斋旁的小院里各色花开充满生机,几畦菜蔬,瓜果豆蔓长势不错,树荫下几盆苔藓引起我的注意,细细密密的嫩绿苔藓,此乃消暑妙物。哦,想起了唐人刘禹锡《陋室铭》佳句“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”。现在有人喜欢蓄养苔藓,它同石菖蒲一样,都是文人墨客案头夏日清供雅物。“苔藓”沪人叫“青苔”,一般生长在裸露的石壁上,潮湿的森林和沼泽地。从前老弄堂篱笆墙壁下,天井阴湿处常见葫芦藓的踪迹,儿时,我喜欢把弄堂里的野生苔藓移植到父亲种的山石盆景里,再插上两只微小的铅制仙鹤点缀一下,夏日雨后,满盆新绿,舒人眼目。

我的朋友沙俊文兄是养苔藓高手,走进他的书房,拜读名家书画后,还能欣赏到附生在山石、枯木、树皮、陶器里不同品种的苔藓,滋滋润润,充满水气,低下头对着碧绿鲜透的苔藓凝视片刻,一股凉意扑面而来,浑身惬意,苔藓小如米粒,芥子,却隐藏着一个植物大千世界的秘密,它无花,无种子,以孢



看手机的女孩

(油画)

新尚谊

陷,与其让人偷眼审视,指指戳戳,倒不如大方承认,免得伤了和气,比如我长得胖,胖就胖呗,胖如我者,却能历经磨难而不倒,如屡屡经历的亲人离世之痛、遭遇的飞来横祸之灾、还有反目成仇之伤。不是如此宽厚肩膀,大度胸怀,如何扛得住呢?

我突然不恼了,我们怎么以胖瘦衡量一个人呢?你用嫌弃的目光看我

的时候,我也未必用欣赏的目光看你的瘦,胖有胖的格局,瘦有瘦的局限,而一个人的胸襟和德行却是一生一世需要修炼的目标。

我是一个胖女人,胸襟开阔的胖女人。天热了,我不必再绑上厚厚的护膝,裹着被单窝在沙发里发呆。这样想的时候,我身后有条河,河里倒映出我的身影,胖胖的。

夏天,大概很少有什么事能比理发更让人感到凉爽的了。从小就习惯称“理发”为“剃头”,小时候,家附近只有一家理发店,师傅大都是扬州附近来的,一口苏北话我们听得似懂非懂,但师傅都挺和气。后来有一位拎着工具包的中年剃头师傅走街串户为人们剃头,当你头发长了想到差不多该剃头了,师傅便会不请自到,深受人们的欢迎。师傅手艺不错,家里大人小孩都叫他剃头。起先,他是纯手工操作,用手推子和剪刀“咔嚓、咔嚓”,后来他鸟枪换炮备了“电轧刀”。可当年一般人除了电灯往往不备装插座的他也有办法,会将电灯泡从吊着的插口灯头上卸下来,把自己带着的“灯头插扑”加装在灯头和灯泡中间,再将电轧刀的插头插在“灯头插扑”上操作,让我们很是佩服。洗头

“头等大事”

顾仲源

时,师傅会熟练地用“东家”的物件:将热水瓶的水倒入搪瓷面盆,从水缸里舀上冷水掺温 and 放在凳子上,让洗头者弯腰双手撑着凳子,头位于脸盆上方;师傅又用毛巾将洗头者头发湿水、抹上肥皂,然后轻轻地一边,用毛巾擦干就成了。抓挠一遍使头上泛满泡沫,再用毛巾托起盆中水将泡沫冲掉;最后再换盆清水将头部过洗一边,用毛巾擦干就成了。如此这般,起先收费1角钱,后来是1角5分。剃完头,清清爽爽。

时光飞逝。退休后,我就在家附近的小理发店解决“头等大事”。

前两年,距家不远处新开了一家美容美发店。开业前几天,店里出售5元一张的体验券,可于开业后进店体验洗头 and 理发消费。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买了券。数天后,我去这家店理发,店内装饰一新,环境整洁。店里正在

晚报“金色池塘”封面《乡村艺人朱保亨》,介绍了朱保亨先天性聋哑,后又双腿残疾,数十年自强不息,勤奋努力,创造制作了大量绘画、篆刻、剪纸作品及木雕、竹刻、扎花等民间传统手工艺品。“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,上得展馆,下得厅堂,被村民称为侬身边的民间艺术家”。文章令我感到特别亲切、温暖。因为,我就是报道中提到的,当年县电影放映队的一员,我还曾与朱保亨交流了将近一下午。他的事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,以至于五十多年来我许多次向人提起与他,以及他的兄妹和家庭的故事。

我当年所在的电影放映队,是嘉定县第二电影放映队。黄墙,位于沪宜公路石冈门站以西三四里路的地方,是我们的一个放映点。朱家场院大,有砖砌围墙,便于管理,我们的放映场所就设在他们家院里。

1959年夏季的一天,我们乘船赶到黄墙。下午,一位长相清秀的青年来到船边的岸上,急切地想和我们交流。看他比画就知道他是一位聋哑人,腿也有残疾,走路很不方便。

他的衣服口袋里只放三样东西,钢笔、纸、粉笔。他用笔不停地、急切地和我们交流。他就是朱保亨。

他先问我,今天你们队长怎么没有来?又告诉我,前几天他到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看了电影《林则徐》,问我们电影《回民支队》什么时候来放……还问了许多时事。他思维活跃,令人惊叹。黄墙到石冈门有三四里的泥土小路,沪宜公路当时是沙土公路,他要乘江苏进上

海的长途汽车,到了市区还需转几趟车才能到达大光明电影院,对他来说,困难重重。他能到那里去看电影,我非常佩服。他是聋哑人,怎么看得懂?这令我不可思议,但相信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。

那天一直到太阳下山,他还在我们摆放映机的八仙桌上不停地用粉笔写呀,擦呀,问这问那。天暗了,家人来叫他吃晚饭,我们的笔谈才终止。

那是距今将近60年的事,当年我19岁。晚报《乡村艺人朱保亨》是一篇饱含满满正能量的文章,给人以鼓励和鞭策,亲切又温暖,相信每一位读者读过之后都会有所受益。我衷心地感谢你们,希望“金色池塘”栏目越办越好,给社会不注入正能量。

开晨会,只见二十来位员工站成两排,店长总结了前几天来做得好、受到顾客欢迎的方面,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,要求员工们继续努力云云。之后店长安排服务员来给我洗头,我一看恰是那天在她手下买过体验券的那位。她先给倒了茶、端上了小点心请我稍歇一下,接着便开始干洗,头部抓揉力度适中,技法娴熟,再在颈肩来一番轻按我揉痒,着实让人放松舒适。洗头毕,上来一位四十来岁的理发师,店长介绍说是碰巧了,正好轮到店里唯一一位首席美发师为我理发。果然这首席理发师手艺不凡,他根据顾客的头型和要求,细心剪、梳、理、修,不时就让我满意起座。体验结束,经不住店长

一番推销,我充值办了会员卡。以后的日子,我和外孙大小男人去洗头理发,妻和女洗个头剪个发,都能享受半价,感到物有所值,不过妻和女去烫发、染发虽说是半价也要花去几百元,我惊讶“这么贵”,妻女却怪我“不领行情”!

这家店给我的印象不错,感到厌烦的是当卡内还有不少余额时,经理她们常以“可享受更多优惠”的名义建议我继续往卡内充值。我表示当前服务性行业用“先充值再消费”留住消费者的做法颇受社会诟病,反而令消费者不放心,动脑筋靠服务质量和价格优势才是根本。而且不管怎么说,大多数人享受“头等大事”的时候,还是希望耳根子也清静些。



下要打洞,也可用玻璃器皿、紫砂盆养苔藓。苔藓培植有嫩苔法、涂苔法、淀粉苔法、液肥苔法、自然生苔法等多样。菖蒲、米竹、苔藓可以混养。蓄养苔藓,夏天不可直射太阳,冬天可以晒一点。每天喷水1次,其余季节3天左右喷一次水。养苔高人沈况透露发苔秘诀:从野外采集来带有孢子的苔藓,加上啤酒、白糖、酸奶用搅拌机打成极细浆汁涂抹于石头上喷水保湿,苔藓容易生成石上。

王勃在他的《青苔赋》序中感叹道:“苔之生于林塘也,为幽客之赏;苔之生于轩庭也,为居人之怨。斯择地而处,无累于物也。”的确,默默无闻,长在大山里的青苔是孤独的,古人对于苔藓的理解不同,有赏有怨,但它充满了绿色和诗意。岁月步入了一个新时代,苔藓成为新宠,来到你的书斋,你的窗台,送上夏日里的一片清凉。

山上植被覆盖率高,太阳光照下便有山风袭来,怪不得山上人家都不装空调。

十日谈

消暑图

责编:徐婉青